

重錄撫校官傳郎良春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鼎烈

書寫儒士臣陳國泰

圖點鑒生臣教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五御

御示 備德二

南齊書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後魏書明元泰常八年正月
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
備置戍衛太武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
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
討大檀及則拔其高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獮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
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遠徙鳥迹疾追則不足經
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
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守延和元
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禦蠕蠕
太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五
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漢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
大將軍長樂嵇教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太

平貞君五年。帝蒐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擅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谷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京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聞。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九年十二月。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孝文延興五年六月。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大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柔之。荒狡方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遊。不費

資糧而飲食自足足以古人伐北方據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
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圖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
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秋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异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
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遠之益如
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
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住志宜
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令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
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
射二萬人專習戈戟二萬人專習騎射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
陣之法為平地禦冠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
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
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倉庫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
與六鎮之兵直至墳南揚威漢北狄若來拒與之夾戰若其不來然後散
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

三百人。三里三十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許十萬人。一月必就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鄙放終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鑿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遂之以礼。怒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鄉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勑勤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農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習其凶業。勃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聞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歎征伐者。以有未寔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得。臣以為宜。有乃詔問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

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達音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均然
吾情恩不至應謝所在間對曰昔蠕蠕主數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
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
弟懸是何言歟聞遂引愆第冠謝罪帝謂閻曰蠕蠕使卒提小心奉慎甚
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數辱每至凌辱恐其還化必被誘誣昔劉淮使殷
靈誕每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懲以致極刑今為首肯可明
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
義舒箭蠕蠕孝明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獻國之書不脩臣
敬朝議將依漢答可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倫表曰古之聖王謹
理物土辨章要句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一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
太祖以神武之資聖明之略經營帝國日有不暇遂令皇子遊魂一方亦
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下世赫雷震之威
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轍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至土業劍璽書
不出世宋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送款關上
亦遂遵遺志念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能言率職尚憚而為之何
求而行此往日梁通故求和以誠肅未絕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

交喪於後無乃上乖祖宗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未觀我憚之以強僥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觀或起春秋所謂以我不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遂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贊王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藉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冗散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平稱職資酈生之辨騎終軍之辭馮軒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顧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寧臣致書誠以歸順之道若聽黨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馬能損余舞千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大羊則當命羊舌之將勁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恩案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宜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虜典刑特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燧襄后有言荆莊問曷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檣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商渠之長結昆弟之脩撫分庭之義

將何以職文命之景業。述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失。如彼不報
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
蠕主阿那環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威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
時帝以沃野野薄。骨律武川撫寧亥亥懷方。索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
成名。今准古城邑。詔河南尹酈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宜置
立裁減去留。儲兵接糓以為邊備。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
僕射司馬子如為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前潁州刺史莫思業為河南大
使。簡發勇士。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
自馬陵戍東至士堅。四十日罷。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
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
保。時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謂之勇士。以備邊要。三年十月乙未。幸
離石。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子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皆移築為
都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裝監築長城。作龍行南。淮州。東六
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鎮州。九百餘里。七
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總秦。成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
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童城。自

軍洛扶而東至於碣紀成凡四百餘里。武成帝河清二年。三月。詔司空解律光督民營軍士築成於軼關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遣修城成後周書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為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政舊咸得其要害。隋書高祖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置武集長城東至黃河西拒銀州。南出勃ণ。綿亘七百里。明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入黃門侍郎蕭行本以突厥卷塞延財城最為難服。上表劾其使者臣聞南蠻遼枝討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此見西羌亂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與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惟禍原之患。詣知含養之恩。報疾為心。獨率正則。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志。二年十月。發西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泌源公虞慶明屯弘化備胡。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萬築長城。二旬而罷。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日前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遣長孫叢刺波南公宇文慶送十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麌羅候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最翌。最翌之游。因參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

祖作相。是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還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賈歟乎。因與高寶寧攻陷陽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隆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而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歲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叛。姓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帝大悅。因召與語。歲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嘗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諱為欽故。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疑。授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曼膚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麅羅。侯使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長孺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歲亦說染于。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及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叢羅侯。莫自可汗。以其子雍闐為葉護。可汗。叢羅侯因歲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諧。日請就彼舉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坐持入朝。願戮而示百姓。帝謂歲曰。於卿何如。歲對曰。若突厥背誕。煩齊之以刑。今其昆

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患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戮之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育之帝曰善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澤彌厚狠子野心悉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夷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等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染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還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藩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藩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北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

羅死者十五六。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史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半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處後伏之先亡，胥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詔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約馬，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萬餘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突厥、慶羅、合與、東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慶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嫁，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慶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居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慶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徵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慶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特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慶羅。然後當為婚。

也。帝取柏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還，路經慶羅，慶羅愛箭，持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慶羅。慶羅大敗，弃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遇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持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王門，闖晉城，炬遠向氏使詣慶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每有快快之色，又云：裴却縱反間，大突厥首長射匱使潛攻慶羅，後慶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入朝。帝甚悅。賜鞍馬服及兩城。尋與十一年八月，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內史侍郎蕭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詔義成公主也。論旨，戒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謀人云：義成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特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往悖為寇，勢何能為。其少時，天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忍，因出為河

北都守。唐書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属突厥交相往来更不能禁。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羣既百姓寄居于靈州割并五原榆中之地。於是突厥遣慶羅之子都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靈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修治堡同以備胡。三年七月甲戌遣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四年正月辛巳詔曰：藉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息從化潛竄山谷劫掠首尾寇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狀命曉募方輶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懃即就誅夷驅略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五年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元韶為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遣。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璡滑州刺史且洛生援之。乙卯突厥額利可汗寇邊遣左衛將軍段德操靈州總管李子和等率兵以拒之丙辰額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鴈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勣為齊州總管太子左衛率閻萼為亳州總管驃騎將軍張政為鄆州總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獮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起夏州邀其

歸路。辛酉，帝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儻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璫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縉。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魁捷而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七年六月，遣邊州修堡城，營烽堠以備胡。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群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鄧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五月己酉，帝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堤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西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倘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

二軍。大數文德。至是突厥頗為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道為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升鉞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奇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候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候將軍王長誥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龍為乾游將軍。簡練士馬將圖大舉焉。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鑒屯兵於華亭縣及彈筭砦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七月甲辰帝謂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禮同敵國今既人面獸心不顧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後書改為勑詔乙酉讀利可汗寇相州叛胡睦伽陁攻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蘭萼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勝剋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寇。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卯突厥寇潞沁舞三州。左武候將軍安修仁擊胡睦伽陁於旦渠川破之。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將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

之。九年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勗州縣修城隍謹烽候。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備胡後竟不行。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衛大將軍李勣天紀將軍張璽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渭州遣左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檢校戶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各陳禦寇之冊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禦我躬親翦撲先事滅之然後施化公輩不須為慮也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于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廟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肅獨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為我懼遂繫思力於門下省子時兵馬大集遣瑞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